

贾平凹文集

散文杂著



- ◎ 灵山寺
- ◎ 通渭人家
- ◎ 抚仙湖里的鱼
- ◎ 在玫瑰园里
- ◎ 五十大话
- ◎ 丽江古城
- ◎ 玉虚洞
- ◎ 黄河魂
- ◎ 说舍得
- ◎ ……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平凹文集. 第14卷/贾平凹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24 - 08509 - 9

I. 贾… II. 贾… III. ①贾平凹—文集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8104 号

贾平凹文集——散文杂著

作 者 贾平凹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开 23.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34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135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509 - 9

定 价 38.80 元

《贾平凹文集》编委会

主 编：惠西平 王新民

编 委：（以下均以姓氏笔划为序）

木 南 王新民 王永生 孙见喜 李 星 刘凤禄

全玉玲 宋亚萍 吴秉辉 张孔明 陈长吟 曹 刚

费秉勋 畅广元 惠西平 韩鲁华 鲁 风

总 策 划：刘凤禄 全玉玲 李锦轩

发行总监：王长海 李 村

出版总监：李志清 钟 军

责任编辑：张孔明

第十四卷：散文杂著

汇集作者各个时期的创作谈、序言跋文、通信、访谈录等等，共计 143 篇。其中一些为原始文字内容。本卷文章具有重要的文史资料价值。

目 录

山地向导——《山地笔记》序	(1)
爱和情——《满月儿》创作之外	(3)
溪流——《贾平凹小说新作集》序	(7)
性格心理调查	(9)
我的叶子——《野火》跋	(12)
战胜自己——《贾平凹小说选集》序	(13)
给读者朋友们——《月迹》序	(15)
天地——《爱的踪迹》序	(16)
关于《丑石》的通信（附：刘路来信）	(17)
学习心得记——与友人的信	(21)
《心迹》后记	(24)
关于《九叶树》的通信（附：丁帆来信）	(30)
对当前散文的看法——《西安散文选》序	(37)
读《睡狮》——给孔捷生	(39)
我的追求——在中篇近作讨论会上的说明	(41)
在南京的想法	(43)
我们祝我们成功——陕西青年文学创作会闭幕辞	(44)
《西安文学院学员作品选》序	(45)



贾平凹文集

一点想法——《远山野情》外语	(46)
预言留在以后——《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选集》序	(47)
四月二十七日寄蔡翔书	(50)
说《天狗》	(54)
关于《冰炭》	(56)
答平凉作者问	(58)
一封荒唐信	(60)
浅谈儿童文学中散文的写作	
——在儿童文学创作讲习班上的讲稿	(64)
世界需要我睁大眼睛	(73)
读《还阳草》的笔记	(75)
对《火纸》要说的	(78)
一点感悟	(80)
周同宾散文集序	(82)
陈长吟散文集序	(85)
答《文学家》编辑部问	(86)
致友人	(103)
对于长篇小说的随想——一次会上的发言	(104)
与王愚谈《浮躁》	(106)
花好月圆	
——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而作	(122)
黄宏地散文集序	(124)
时代呼唤大境界的作品——致北村同志	(126)
尤永杰散文集序	(128)
《守顽地》序	(130)
庞煜散文集序	(131)
杨莹诗集序	(132)
阿莹作品集序	(134)
《开拓者风采》序	(136)

杨清秀作品集序	(138)
平凹病中答客问	(139)
《人迹》序	(143)
《人迹》跋	(144)
董蛟诗集序	(146)
《静虚村散叶》后记	(148)
匡燮散文集序	(150)
瞎摸索与新局面——关于散文创作的通信 (附：范培松来信)	(152)
关于秦腔《恩仇夫妻》的通信	(156)
《玉山蓝水》序	(158)
《陕西摄影人物传》序	(160)
《唐人诗咏大雁塔》序	(162)
红林诗集序	(164)
竹子作品集序	(165)
《抱散集》序	(167)
《太白》序	(168)
王蓬散文集序	(169)
《故里》跋	(171)
《田奇抒情诗选》序	(173)
读《灯下心语》	(175)
在一次研讨会的发言	(177)
炳仁一川作品选序	(178)
关于散文的通信 (附：朱鸿来信)	(180)
曲令敏散文集序	(183)
《贾平凹小说精选集》序	(185)
侯志强画集序	(187)
读《爱泉水清清》(附：刘路来信)	(189)
《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再版后记	(193)



浩然书法作品集序	(194)
读李璞的书法作品	(195)
《逛山》小引	(197)
答《长城》编辑部问	(200)
张之光画集序	(204)
何海霞画集序	(206)
与台湾女作家玄小佛谈创作	(208)
答《生活》杂志编辑部问	(210)
走向大散文	(214)
对音乐之见	(216)
《废都》后记	(217)
与田珍颖的通信（一）	(224)
与田珍颖的通信（二）	(226)
《坝乐》前言	(228)
《爱的默言》序	(229)
《原罪》序	(231)
《吃喝玩乐》丛书总序	(233)
在西大受聘答谢辞	(235)
《走近名人》序	(236)
《废都》就是《废都》	(238)
黄少云作品集序	(240)
为郁小萍作序	(242)
答《陕西政协报》记者问	(245)
姚学礼情诗集序	(247)
李佩芝散文集序	(249)
读刘书润《采薇集》	(251)
江文湛画集序	(253)
一次谈话	(256)
答《出版纵横》杂志记者问	(258)

致李瑛	(261)
《丹凤县志》序	(263)
《说话》序	(265)
最近的心情——《坐佛》代序	(266)
《笼鸟赏玩》序	(270)
《寻岸》序	(271)
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	(273)
为了崇高而美丽的事业	
——在创作二十周年酒会上的发言	(282)
刘鸿伏散文集序	(284)
《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	(285)
《情爱丛书》总序	(289)
马治权的书法作品	(290)
《贾平凹散文大系》台湾版序	(292)
《红狐》序	(293)
陈云岗美术论文、雕塑作品集序	(294)
《四十岁说》序	(296)
贾平凹答问录	(298)
读《天涯行》	(306)
《夜色阑珊》序	(307)
《阿明幽默画》序	(309)
张义潜画集序	(311)
观李梅演戏	(314)
小说孔明	(316)
姬国强的绘画艺术	(317)
石杰评论集序	(319)
名角	(321)
丹舟的诗	(325)
五人集序	(327)



自序	(329)
关于长篇小说《土门》的通信（附：穆涛回信）	(330)
《欧美小说记叙风格选集》序	(336)
四方城	(337)
复肖云儒信（附：肖云儒来信）	(339)
叶炳喜的书法	(343)
答朱文鑫十问	(345)
《中国当代才子书·贾平凹卷》序	(349)
读马海舟书画	(351)
喜欢张和的画	(353)
十幅儿童画	(356)
路小路作品集序	(364)
刘宁作品集序	(366)

山地向导

——《山地笔记》序

我是山里人。

小的时候，娘说：你是在山洼里捡的。以至长到十来岁了，才晓得娘的话，是趣逗我呢。但我却清楚：我是在门前的山路上爬滚大的；爬滚大了，就到山上割那高高的柴草，吃山果子，喝山泉水，唱爬山调。山养活了我，我也懂得了山。

后来，我进了城，在山里爱山，离开山，更想山了。每隔半个月，就给山里的朋友去信：崮后洼的野百合红了吗？大崖头的山梨花白了吗？张二伯的龙须草鞋，夏家婆的鸡骨头木拐……

一有机会，我就回到山里去了。山洼里，有一丛绿树，流一道清泉的，便是村子了。村口的老榆树上，顶着一个喜鹊窠，它是山里的报时钟；一天三晌，喜鹊吵叫了，就该下地开工了：去东沟修水电站，去西洼造小平原；阳崮上植桑，阴坡处锄豆……

那泉水边，是一块磨得四边光溜溜的大石碾盘，这是村里天然集合点。尤其是夏天的夜晚，星星满天，泉边起落着棒槌，池里争鸣着蛙鼓的时候，新闻就在这里长了翅膀：王家儿子把老子贩粮的事报告给队委了，西院的老伯学会开拖拉机了，有只羊一胎生了三羔，科研站又培育了“丰产三号”……

大场上，落着白霜的牛粪堆上，蹲着躺着的大碾子碌碡上，是冬天老碗会的地点，一个伟大的党的号召，一个宏伟的大干规划，一个有力的作战措施——贯彻了，制定了，通过了，就在一片令人牙根发痒的筷碗声中。

晚上，到饲养室的大火炕上去，到热气腾腾的豆腐坊里去，到炉火通红的铁匠棚里去。那粗布袄里的心想些啥？那深深的眸子里装些啥？草



屋里有真理啊！去烤烤二爷家的柳木疙瘩柴火吧，去抽抽七奶奶的核桃木长杆烟袋吧。

于是，每天晚上有整理不完的笔记了。记了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快写个大部头来吧！什么都该写，什么都想写，可怎么写呀？我无策了。掏出来的，是本笔记，还是本笔记。

既是本笔记，自然不可能写得多长，自然不可能精雕细琢。庆幸的都是自己笔录下的使自己曾经激动过的一件事，一个人，而一气呵成的。这人和事，我熟悉，就像熟悉那弯弯曲曲的山路通到哪达，那五颜六色的公鸡是谁家的一样。

笔记收集起来了，我却窘惑了：这能算写出山了吗？充其量，只能算做是些碎石头而已。幸而石头只有山里才有，自己才稍稍自慰了。

那么，咱就进山吧。

1979年2月21日于西安

爱 和 情

——《满月儿》创作之外

当今的作家，没有一个对自己作品的主题、思想漠不关心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坐在祖国大船上航行的旅客：风颠、浪打、呛水、晕船；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谁不力图“侦察”出航线上的暗礁、旋涡、沙滩呢？伟大的变革年代，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迫使我们的笔去战斗了！可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的写得比较好，有的写得比较差。我们常常听到读者在说：这篇写得没意思！怎么个没有意思呢？将那文章拿来一看，思想也好，人物也写了，景色也描绘了，起、承、转、合，都合乎文法，但确实就是不感人。就像生活中的女人，有的五官端正，却不动人，似乎是“姿”中还缺乏着一种叫“韵”什么的。

文学是人学。人不是捏弄成的泥胎，不是斧子砍成的木偶。人，就是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而文学作品中的人怎样呢？在“四人帮”横行时，这种提问是不敢的，因而出现了图解、公式、雷同，而今说某一篇作品没意思，恐怕问题也就在这里了。

说起《满月儿》，编辑部要我谈谈是怎样创作的，而且也规定了内容：人物的塑造呀，情节的安排呀，语言的运用呀。然而……

我只想谈谈创作之外的话，谈谈爱和情。

—

《满月儿》写出的时候，不是要想拿出变铅字的，我是写给我的爱人的。我常常把她作为我的作品的模特儿和唯一的读者的。所以，我是怀着真挚的、热烈的感情去写的。

但是，她并不是我的满儿或月儿。



满儿和月儿，最早是我的两位本家姐姐。在我才从初中毕业、回家当农民的那阵，我是一个体质孱弱、腼腆喜静的少年；而我的本家姐姐，却是天真烂漫。在一个偌大的家族里，她们从来没有忧愁，从来不能安静。一件平常的新闻，能引起她们叽叽喳喳嚷道几天；一句普通的趣话，也会使她们笑得伏在炕沿上起不来。于是，大人们就骂她们“瓜笑”，而夸奖我的“安分”了。然而，我却十分爱我的姐姐，至今还能记起她们笑声中的那不同音调。

后来，认识了我的爱人和她的一位朋友。她们几乎有我两位姐姐一样的性格，都天真无邪。但一个丰满，一个苗条；一个是那么文静，说话从来低音，笑声总是从半启的嘴唇里颤出；一个是那么活泼，故意说反话，当面戏谑人……后来，我们分开了，长时期不见一面，但一闭上眼睛，她们就站在那里了，那睫毛在眨动，那微笑在闪现……啊！倾注了感情的人，在心中活着，活着……

二

终于，在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我到一个大队搞社史的时候，我心中的人物被触发了，她跳出来了，迫使我动笔描绘了。

那时候，我着手采访这个大队的农业科学研究所。这个站事迹太丰富了，我走进他们的实验室，看见了从未看见过的房间（满儿的房间，我是一笔不敢漏地那么写了的），看见了小麦和燕麦远缘杂交出的新品种，新品种虽然还不够理想，但成绩已经十分突出，我决意要写这个育种试验了。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突然间我激动起来了：写我心中的人吧，让她们来搞培育吧；既然人物的性格早已在心中成熟，又获得了远缘杂交中的一些感人事迹和大量的知识性的东西，就让这两个人物来活动啊！哈，怪得很，根本不需要编什么离奇故事了，只要把她们两个放在培育良种的每一道工序里，每一件事情中，她们就按她们的性格发展下去了，很快我就有了新的故事梗概。

我把那新的故事梗概赶忙写在本子上。

我尽量搜集本家姐姐的、爱人的、爱人的朋友的那些生活细节，越想越多，我不管在这篇作品中有用无用，反正我是这么搜集……

三

于是，我开始整理，构思，我是这么想的：

写两个姑娘，性格要明显区分，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不光是长相和脾气，而是一切，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

两个人物要糅起来写，以“我”来串线，不要露出脱节痕迹：三个人物，一会单写甲，一会单写乙，一会甲乙合写，一会甲乙丙聚写；写一个，不要忘记了其他，写两个姑娘，不要忘了“我”这第一人称；尽量做到分分合合，穿插连贯，虚虚实实，摇曳多姿。

名字也要体现全文特点，糅合一体：满月儿。

一出场要自然，要有场景，以形象抓人。

时时写进生活情趣，使故事丰腴。

让月儿和满儿活动，力避“我”来死板介绍，发议论。

描绘要细腻，叙述要抒情。

产生诗的意境。

调子要柔和，语文不要出现成语和歇后语一类太土的话，节奏和音响要有乡下少女言谈笑语式的韵味。

结尾要电影式的“淡出”，淡得耐嚼。

当然，想出来了不等于写出来了，这只是我写这篇作品时力图达到的目标。

我开始写作了。

当时，我跑到村外泾河岸边的树荫下，一口气写下去。我是那样激动，似乎我的本家姐姐，我的爱人，和我以前接触过的那些女同学，女朋友，全站在面前。我心里十分急，语句往出涌，笔都来不及写，字写得十分潦草。



我没敢中断，写到后部分，语言一时搭配不来，我便不管语言的修饰，胡乱地用一些话先代替着，一直把心里想好的整个小说写完了。我合上本子，再也没回头看一眼，呼叫着跑回宿舍，嘴里哼着秦腔。

四

当晚，我认真地改了一遍。念着是否顺口。

再改了一遍，推敲了每一句每一个字。

睡前又看了一遍，斟酌了几处标点符号。

第二天，我开始抄写，一边抄，一边再改；我很惊讶，这个时候了，还会突然冒出一些极好的细节和字句来的。

（后来，按编辑部的意见，又改动了一个情节。）

写好了，我想寄给我的爱人去，我要先不告诉她，看她读了以后，是否能看出月儿是谁，满儿是谁？后来，一同写社史的一位同志看了，鼓动还是拿去发表，我有些犹豫，但终于听了他的话。没想到三个月后，《上海文艺》（现改名《上海文学》）就把它刊印了。

发表了，收到全国各地好多读者来信，有的说怎么写的是他们那儿的两个姑娘呢？我笑了，但我悟出，这仅仅是写了生活中的一些事的缘故罢了。

五

当然，《满月儿》也有她的先天性的不足，还仅仅是一篇极不成熟的习作而已。无论在主题的深化、情节的提炼、人物的塑造上，都明显地暴露了我生活底子薄、思想水平低、文学修养差。但我有了一点小小的浅浅的体会，就是：要搞文学，就要对文学爱；对文学爱了才会爱你文学作品中的的人；爱得深了，才会出情；有情就能调动一些因素、一切手段，来塑造你的文学作品中的的人了。这样，恐怕才不会被读者说：这篇写得没意思极了！

1979年5月25日于西安